



大河湾

清风醉晚霞
南炎红 摄

诗笺

蒲坂赞歌(外一首)

□李志涛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赞美秋天

想你的风
吹到了尧王台
站在尧王台上
远眺高山之巅
黄河犹如一条巨龙
曲折起伏，蜿蜒连绵
西望长河，那巍峨的华山
高耸入云霄
一路向北，孤峰山上的法云寺
云雾缭绕，仙气缥缈
遥望城东，古蒲州城一派繁荣
盛世大唐，再回千年
波涛汹涌的伍姓湖
波光粼粼，银光闪耀
蒲坂大地，春华秋实
金灿灿的谷穗笑弯了腰
黄河岸边的农夫
挥起了收割的镰刀
鹤雀楼上，王之涣豪情吟唱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秋风起，落叶飘
金黄的稻谷笑弯了腰
果实累累挂枝头
丰收的季节真热闹

秋水清，天空高
白云悠悠任逍遥
鸟儿排排向南飞
准备过冬不辞劳

秋月明，夜空深
星星点点伴月吟
人们围坐赏月色
品尝月饼话团圆

秋天来，美景连
层林尽染好风光
丹桂飘香沁人心
秋意盎然乐无疆

秋日回村途中所见

□王逸群

自来水流哗啦啦
农家小车嘀嘀嗒
但见——
庄稼户对着手机笑哈哈

蓝天，白云
稷王山下
故乡美景如画
玉米绿似青纱
亭亭玉立芝麻
柴胡远志飘香
油菜遍地开金花

平坦，瓷实
或沥青，或水泥
公路早已告别坑坑洼洼
回首望
道旁柳条随风舞
电缆网线四通八达
幸福生活由此出发！

初恋 一枚硬币

□晓寒

秋天的落叶
沧桑的沟壑旁
留下了记忆的点滴

初恋 一枚硬币
面值很小
飞行的水镖
让青春的湖面
泛起幸福的酒窝
如今打开记忆的储蓄罐
泪水 夺眶而出

情感 深凝
捡不完的思念
烙在心头的伤疤
小小的硬币
磕伤了时光
哽在嗓门的呼唤
却无法发声
一掂 很轻
再掂 很重

时光 贬值了青春的模样
日记本里的诗语
枯萎成崖边发黄的小草

河东作家写河东

曾记乡村打胡基

□马转平

睹物能思人、触景能生情。每次回老家运城龙居镇小张坞村，路过南门口，看见东崖根时，就会勾起我在家打胡基的一段美好或者心酸的回忆。这种怀旧之情，有时候像一坛陈年老酒，愈搁置，愈发酵，愈感浓烈，愈发醇香。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年代古老的东西，渐渐消失殆尽，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像盖房用的胡基，如今基本没人用了。1976年，我和妻子曾在家建了胡基墙房子，如今墙体裸露在外的胡基，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1966年7月完小毕业后，我就回到村里开始干活。当时家里有七口人要吃饭，弟弟妹妹还要上学，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所以我家长年不见分文钱。我是老大，也常常思考着如何让这个家生存下去，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下苦力，多出勤、多挣工分，分担父亲的艰难。

于是，跟上几个大哥哥和生产队里的强壮劳力，什么苦活累活我都争着干。我学了打胡基，还利用上工前、下工后的空余时间勤加练习。我打的胡基不光自家用，还能卖钱或给生产队换工分，1000块胡基能卖6元钱。

带着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在南门口东崖根开始打胡基，每天早上生产队上地前打好200块胡基。这一举动得到本族兄长天驹兄的认可和支助，他同我一起合伙打起胡基。我们兄弟俩从不计较谁干多少，谁有时间谁就来打，从不掂斤抹两。

我们一起在东崖根打下了30000块胡基。大部分胡基卖给马建设家建新用房，剩余的全部用于生产队建新库房。回想起当年打胡基的劲头和天驹哥给我的

支持，我心里总是甜甜的。

我想起当时盖房用的胡基，对胡基盖房的历史产生了无尽兴趣，总觉得这胡基真好，价廉物美，既能给皇家建成宫殿，还能给百姓建成漂亮的住房。我参加工作后，就在史学书籍里查找胡基的制作和利用历史。

胡基作为一种就地取材、廉价使用的建筑材料，由来已久。据史学考证：胡基之所以有“胡”，是因为它是舶来品。据传，张骞出使西域，从波斯及中亚诸地带来胡基的制作技术，后在我国关中等地，胡基得到普及使用。不过，在我国民间，则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胡基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追本溯源，还是木工祖师爷鲁班，为了解决百姓建房用料之苦，发明制作了胡基模子、石杵子等。有了这些工具的出现，才有了胡基。

我对胡基的记忆，开始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家建新院时。那时生产力低下，又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人们建房、垒墙、修猪圈、垒鸡窝，修修补补都需要胡基，当时在农村，胡基是建筑的主要材料。

我清楚记得，那时我家在巷口盖新房，用的是拆的旧胡基和父亲打的新胡基。旧胡基不好垒墙，新胡基父亲打不来，我才10岁，又帮不上忙，只能在父亲打胡基时拆个土。打胡基可难坏了父亲，这是他第一次打，打得慢、又垒得慢，提胡基时经常提断，一天只能打二三百块。父亲还得请教别人怎样灌水闷土，因为闷土很重要，父亲说：“黄土闷到合适处，胡基才能打得结实坚硬。”

父亲打胡基时我用铁锨拱土，他把胡基模子安好后，先在模子上撒灰防黏，我装好土后，他再提杵子打成胡基。父亲是学生出身，没有经验，怎么也操作不来，



因为胡基不光要打，重点在擦时的技巧，擦不好倒塌掉，就前功尽弃、劳而无功了。

俗话说，会打的不如会擦的。擦胡基时要侧立错缝45度角，层层相连，而且要小心，不可碰到已经擦好的土坯。人们还总结出打胡基的口诀：安好模子，撒把灰，三锨土，踩六脚，上打杵子，下打脚稍子，脚扫四边，提模子，下了模子擦胡基，擦好胡基才是好把式。

打胡基非常辛苦，打完一天回家，累得腰酸背痛，往往手掌上会磨出血泡，手指僵硬，吃饭时手都抓不住筷子，更有甚者虎口开裂。打胡基不但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每次打完要观察天气，那时的天气预报没有现在准确，往往说晴天，晚上却下起了雨，才打好的胡基就会被风吹倒或雨淋得不能用了。

所以，每次打完胡基离开时，必须用麦草盖好擦好的胡基，防止其被雨淋湿，还要用土将擦好的胡基根围好，修好走水道。因此，人们打胡基一般在春秋季节进行，那会儿晴天多、雨天少，加之生产队农活也不多，真是打胡基的好季节。打好胡基安盖好，一般要自然风干3个月才能用，干透后的胡基非常硬。

岁月荏苒，时光推移，打胡基已经成为一段古老的记忆，我们当时的痛苦和泪水，也渐行渐远。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到处是高楼大厦，建筑材料日新月异，高科技产品层出不穷。人们已经步入现代化的新时代，生活也更加幸福了。不过，这段常常令我魂牵梦绕的过往及那远去的乡村情怀，仍然镌刻在我的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忘怀……

随笔

□张丽红

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正好赶上老家夏县埕掌镇逢集，我和老公一大早就从县城赶回老家。埕掌镇位于夏县最北端，因地理位置处于青龙河畔和地形似人的手掌而得名。

埕掌集上的油疙瘩、油焗凉粉、油酥饼子、烫面油糕等特色美食，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油疙瘩，更是埕掌的独有美食，其他乡镇没有，县城也没有。油疙瘩有人叫它“炸老瓦头”，我的公公叫它“炸老虎头”，似乎也很形象！油疙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和面有很大讲究，不能软也不能硬，要恰到好处。还要掌握好油温、火候，以及面团的大小、炸制的时间等。

我们来到一个油疙瘩摊位，他们所有的用具都是老物件：泥制的圆形土灶、下油疙瘩的钢筷子、自制翻动的长签子、老铁整、和面盆、木头老锅盖、老盖帘……

集上的美食

不禁让人感慨，这不仅体现了埕掌人对美食的热爱与追求，也表现了他们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与传承。

听说，这对老年夫妇干这一行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经验丰富，在埕掌街上干的时间最长、最正宗。只见这位老妇人60来岁，干起活来技术娴熟、动作麻利。她炸的油疙瘩外表金黄酥脆，胖乎乎的，掰开里面就像蜂窝一样，尽是一个个大大的蜂窝眼，咬上一口，又脆又香，实在美味，吃起来口感Q弹、劲道，真是名不虚传！因为买了一斤多，老人家多送了我一个，还送了我一小袋子蒜水，多么憨厚朴实的埕掌人啊！

油疙瘩摊位旁边那整里黄亮亮、热腾腾的油焗凉粉也好了，正等着食客品尝。那成色、那香味，不由得人生津齿间、食欲顿增。这位老师傅的烫面油糕也是一绝，刚炸出来吃着又香又脆又甜，实在美味！

埕掌集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特别便宜、质量还好，除了油疙瘩、油焗凉粉、油糕，我还买了鸡蛋、白不老豆角、长条茄子……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和家人一块儿品尝美味。啊，赶集回来，买下称心如意的东西，真开心！

院子里，婆婆精心晾晒的芝麻格外惹眼。今年公公婆婆种了两行芝麻，都丰收了。我抓了一把放进嘴里一嚼，真香啊！

那天下午，我和公公、爱人还一起去地里摘枣、挖葱。今年的枣结得特别多、特别大，还没有虫子，真是太美了！院子里红彤彤的石榴也更红更大了，硕果累累，满是丰收的喜悦！

每次回埕掌老家，我们都是充实愉快、收获满满。埕掌的一道美食，更像是一种人文传承，吃一口，仿佛在品味着夏县深厚的文化底蕴。繁花似锦，只是生活的点缀；平淡知足，才是生命的底色。能把平淡的日子过好，体会到其中的满足，这就是幸福生活。